


附件 2:

浙江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申请表

论文题目		中古诗歌异文研究			
论文英文题目		A Study of Mid-Ancient Poetry's Variant Texts			
作者学号	作者姓名	获得博士学位日期	论文涉及的研究方向		
12204003	吴慧欣	2024. 12. 30	汉语史；校勘学		
作者电话	作者邮箱	现工作或学习单位			
13720879466	wuhx@xmu. edu. cn	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代码	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名称	二级学科或专业学位领域代码	二级学科名称或专业学位领域名称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050104	中国古典文献学		
导师姓名	王云路	导师研究方向	汉语词汇史；训诂学		
导师组其他成员姓名 ^①		导师组其他成员研究方向			
申请学位时论文的总体评价		优秀（4）个	良好（1）个	其他（0）个	
作者攻博期间及获得博士学位后一年内与博士学位论文密切相关的浙大为第一单位的代表性成果 ^②	序号	成果名称 ^③	成果出处 ^④	获得年月 ^⑤	查询信息 ^⑥
	1	《法言》“捭茹”考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2024. 4	2024 年第 4 期
	2	“拟”有“向”义吗？——陶渊明《杂诗》“泛舟拟董司”再辨	《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6	2024 年第 2 期
	3	“辨告”考——兼谈休眠词语的复苏	《中国训诂学报》	2024. 8	2024 年第 1 期
	4				
	5				

论文主要创新点	<p>1. 系统梳理中古诗歌异文材料，发掘具有校勘价值的新见异文。学界在魏晋六朝诗歌研究中，所引文本及异文多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该书虽收录异文详备，然编纂年代较早。本文致力于拓展异文材料的来源与范围，尤其关注以敦煌写本为代表的写本文献，全面梳理其中所存中古诗歌，校正录文讹误，并深入分析写本异文的特征与价值，尝试从写本符号使用等角度探讨写本时代异文的生成机制。此外，鉴于中古诗歌多赖唐宋类书传世，本文选取《初学记》为个案，系统比勘日本所藏南宋余本及多种明清刻本，甄别出一批具有较高文献校勘价值的异文，据此订正了通行版本中的若干讹误。</p> <p>2. 归纳异文生成与演变规律，深化中古诗歌异文专题研究。本文从语言基础与社会文化背景两个维度，分析影响异文生成与演变的关键因素，指出异文从出现到定型为一动态过程：字形相近是诱发异文产生的主要动因，而语义因素则在异文的筛选与传播中发挥关键作用。在此基础上，归纳出若干异文考辨与构拟方法，如运用“异文链”分析、诗韵校勘及避讳异文用例等。具体而言，写本用字多变，可以借鉴其字际关系考辨刻本异文，构拟今所见刻本异文缺失的演变中间环节；结合语义与典故考察，可揭示现无异文的诗歌文本曾经历避讳改字的痕迹。这些方法立足中古诗歌的文体特征与时代背景，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有助于推动诗歌文献整理工作向更精确、深入的方向发展。此外，本文还指出，脱文等非主观讹误与后世校勘者的有意补正，共同促成部分成句异文的位移现象，启示我们应从静态罗列转向动态、立体的异文整理范式。</p> <p>3. 融合多学科视角，实现对异文材料的综合运用。中古诗歌异文作为文献对勘所得的特殊材料，既关乎中古文学核心文本的建构，亦属中古汉语研究的重要语料。本文综合文献学、语言学与文学研究方法，对异文材料展开多角度探究。例如，在厘清《初学记》版本源流的基础上，通过比勘多种刻本及相关文献，揭示了两类值得关注的现象：一是校勘者主观臆补所导致的后起异文，二是因校勘行为致使《初学记》以外文献文字混入本文。此举不仅有助于订正今本讹误，更有助于剥离晚出异文，从而探究汉魏六朝诗歌在唐宋至明清两次整理高峰之间的文本流变，评估今传类书与原貌之间可能存在的差距。本文在审慎考察异文文献来源的前提下，考辨大量异文用例，结合文学分析与语言发展史实，力求文献、文理与语料互证，提升结论的可靠性与学术价值。</p>
学位论文作者承诺	<p>本人的学位论文申请参评浙江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本人承诺：以上所填全部信息及代表性成果证明材料准确无误、真实可靠；本学位论文不涉密，可在互联网上公开评审并全文公示；本人无学术失范或学术不端问题。如信息不实，愿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p> <p>承诺人签名： </p> <p>2025 年 11 月 12 日</p>

指导教师意见	<p>本人确认该论文无涉密内容，可以在互联网上公开评审、公示。该论文“代表性成果”等相关材料和数据准确无误、真实可靠，同意推荐参加学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p> <p>导师签名：王云路</p> <p>2025 年 11 月 12 日</p>
所在学院（系）形式审查意见	<p>经学院（系）审查，该论文符合申请条件，以上所填信息及相关材料属实。</p> <p>学院（系）负责人签字：</p> <p>单位公章</p> <p>年 月 日</p>
学科级学位评定委员会推荐意见	<p>学科级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签字：</p> <p>年 月 日</p>

学 部 级 学 位 评 定 委 员 会 推 荐 意 见	<p>学部级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签字：</p> <p>年 月 日</p>
学 校 学 位 评 定 委 员 会 评 定 意 见	<p>(盖章)</p> <p>年 月 日</p>

填表要求：

- ① 其他导师应与研究生管理系统一致，如有多位，可添加行，如没有，可填无。
- ② “代表性成果”限填作者攻博期间及获得博士学位后一年内与博士学位论文密切相关、并能反映学位论文水平的成果。可填学术论文、专著、专利、奖励等，但总数不得超过 5 项，且必须是在规定时间内公开发表（含网络在线发表）或审批的。学术论文请标注影响因子。在规定时间内已录用而未发表的学术论文、已受理而未审批的专利和已公示而无批文的奖励等成果，以及在规定时间内外获得的成果一律不计入。请准确填写各项成果的查询信息，确保按此查询信息能查询到该成果，以便于专家评议时核查。
- ③ “成果名称”栏，可填写论文题目、专著名称、专利名称、奖励名称等。
- ④ “成果出处”栏，可填写刊物名称、出版机构、奖励发放单位等。
- ⑤ “获得年月”栏，可填写论文公开发表、专著公开出版、专利授予、奖励获批的具体年月。
- ⑥ “查询信息”栏，应填写论文检索号、国际标准书号（ISBN）、专利号、获奖证书号等。填写“检索号”时，若论文被 SCI、SSCI、EI、A&HCI 等检索，则填写论文检索号；否则填写刊物的出版年期。

附件 3:

代表性成果证明材料

序号	论文题目	刊物名称	发表时间	本人排序/ 总人数/ 导师排序	浙大是否 第一单位	备注(SSCI/一级、SCI/EI 收录、5 年平均影响因子等)	他引 次数	学位论文 对应章节
1	《法言》“猝茹”考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4	1/2/2	是	一级	1	第六章 第三节
2	“拟”有“向”义吗？——陶渊明《杂诗》“泛舟拟董司”再辨	《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6	1/1	是		0	第五章 第一节；第六章 第一节
3	“辨告”考——兼谈休眠词语的复苏	《中国训诂学报》	2024.8	1/1	是		0	第六章 第三节
4								
5								

注：1. 备注(SSCI/一级、SCI/EI 收录、影响因子等)，影响因子是五年影响因子；建议影响因子、他引次数均来自 web of science。
2. 无特别必要，请不要加页。
3. 证明材料请按以上顺序装订在推荐表后面。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首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4/2024

Vol. 54, No. 4, Apr. 2024

Zhejiang Daxue Xuebao (Renwen Shehui Kexueban)

目次

CONTENTS

● 2024 年 第 4 期 ● 第 54 卷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主题栏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习近平关于国家金融安全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与价值意蕴

孙雪芬(5)

本栏目特约主持人: 黄先海教授

□ 经济学研究

制度型市场利用、动态能力与技术追赶

郑刚 朱国浩 莫康(18)

地方政府债务、土地利用效率与房价

——基于 255 个城市面板数据检验

王维安 谢朱斌 陈梦涛(37)

□ 公共管理研究

政策框架视角下反腐倡廉增进公众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南日(55)

“心即理”导向下的国土空间规划理论认知和路径探索

邹依诺 吴次芳 谷玮(70)

□ 法学研究

中国法律法规中语言权利的历时演进研究: 1949—2022

王娅婷 张慧玉(86)

期刊基本参数: CN 33-1237/C*1955*B*A4*160*ZH*P*¥70.00*1500*11*2024-04



匿名审稿 欢迎订阅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审稿费
全国社科工作办举报电话:010-63098272

本刊鼓励学术创新,严守学术规范,秉承浙江大学求是创新的学风,积极传播先进文化,严格按国际惯例实行同行专家双向匿名审稿制,努力为具有原创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提供与世界学术对话的机会。

被美国《剑桥科学文摘》等14个著名国际索引收录

主题栏目:汉语史与汉字文化圈语言文字研究

《法言》“捭茹”考

吴慧欣 王云路(100)

文字、文献与文物合证的词汇学价值考察

——以扁壶自名及其同源关系为例

岳晓峰(109)

本栏目特约主持人:王云路教授

□ 文学研究

对抗焦虑:词人身份观念的自觉与演进

刘泽华 彭国忠(119)

愧作绮语:论明代文人的自悔心态与文学活动

宋子乔(132)

□ 语言学研究

国际二语自我调节学习研究二十年回顾:基于文献计量与范围综述的融通方法

滕琳 杨玉鑫 张雨阳 [英]内森·托马斯 张军(145)

浙大校史专栏:竺可桢与浙江大学的科学仪器

刘年凯 王涛(118)

学术补白:《宋代诏令全集》订误八则(下)

胡潮晖(159)

学术资讯·征订启事·征稿简则

(54)(69)(85)(160)

本期英文目次

(4)

出版日期:2024年4月15日

本期执行编辑:黄山杉 刘双庆 周梦烨 郭琳琳

《法言》“捭茹”考

吴慧欣 王云路

(浙江大学 古籍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对《法言》“捭茹”一词的解释,众说纷纭,迄今未有定论。前代学者观点分歧的深层原因是“捭”“茹”组合在词义层面不和谐,因此推测“捭”是通假字,理解为“吃喝”义。旧有观点大多将“捭茹”理解为颜渊“箪食瓢饮”典故的附属成分。考察《法言》原文的思想内容,“箪瓢捭茹”实际涵括两个典故,“箪瓢”出自《论语》,“捭茹”则出自《孟子·尽心下》“舜之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是“茹草”的变体,属于典故词。“捭茹”作为典故词在宋代兴盛,与宋代士人尤其是北宋司马光对《法言》的推崇有直接关系。由此说明文献的影响力、语素义的明晰度对典故词成词及其流行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法言》;捭茹;茹草;典故词

扬雄《法言》有段话:

山雌之肥,其意得乎?或曰:“回之箪瓢,曜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閭閻在上,箪瓢捭茹,亦山雌也,何其曜?千钧之轻,乌获力也;箪瓢之乐,颜氏德也。”(《法言·修身》)^{[1]98}

这段话近乎句句用典,如“山雌”“箪瓢”出自《论语》,“明明”见于《诗》,“百官牛羊”出自《孟子》,“乌获”见于《韩非子》,前代注家已有揭示,汪荣宝《法言义疏》^{[1]98-99}、韩敬译注《法言》^{[2]71-72}尤详,为省篇幅,兹不赘言。唯独“捭茹”一词,诸说纷纭,莫衷一是。下面试解之。

一、“捭茹”的前人训释

首先看看古今学者对“捭茹”的解释。

今存最早的《法言》注,为晋代李轨所注,未释“捭茹”。《法言音义》云:“捭茹,上音在忽切,下音人恕切,菜也。”^{[3]365}只解释了读音及“茹”的含义,“捭茹”的具体结构和含义则比较模糊。司马光《法言集注》引宋咸注:“捭谓以手捭菹茹也。”^{[3]85}“捭”字依然费解。“菹茹”是什么意思?按《说文·艸

〔收稿日期〕2024-01-22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24-04-02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CN 33-6000/C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代汉语源流考”(22&ZD294)子课题“现代汉语词汇源流考”

〔作者简介〕1. 吴慧欣(<https://orcid.org/0009-0001-8664-5445>),女,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古汉语词汇、中古文学文献研究;2. 王云路(<https://orcid.org/0000-0002-9824-3726>),女,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汉语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古汉语词汇、训诂学研究。

① 引自《宋本扬子法言》所附《音义》。《法言音义》作者不详,其成书约在五代之际。参王茜《〈扬子法言〉历代校注本传录》,载《文献》1994年第3期,第175-186页。

部》:“菹,酢菜也。”^{[4]30}《诗·小雅·信南山》:“中田有庐,疆场有瓜,是剥是菹。”郑玄笺:“于畔上种瓜,瓜成,又入其税,天子剥削淹渍以为菹。”^{[5]311}如此看来,“捽菹茹”大约是解释成拔取腌制的蔬菜食用,此说不知何据。

清人开始考虑“捽”是通假字的可能性。洪颐煊认为“捽”通“掇”,进而通“啜”,与“茹”都是“食”义。《读书丛录》卷一六“捽茹”条言:“‘捽’古通作‘掇’字。《礼记·檀弓》:‘啜菽饮水。’《尔雅·释言》:‘啜,茹也。’郭璞注:‘啜者,拾食。’与‘掇’字同义。《广雅·释詁》:‘茹,食也。’旧注失之。”^{[6]434}

俞樾则认为“捽”通“啐”,表“尝”义。《诸子平议》卷三四《杨子法言》:“‘捽’读为‘啐’。《礼记·杂记篇》:‘主人之酢也,啐之,众宾兄弟则皆啐之。’郑注曰:‘啐皆尝也,啐至齿,啐入口。’”^{[7]682}

汪荣宝在俞说的基础上,提出“啐”的本字是“啐”,其义为“小饮”。《法言义疏》卷五云:“当读为‘啐’。《说文》:‘啐,小饮也。’‘啐’即‘啐’之假。此以‘捽’为之,其义亦同。《方言》云:‘茹,食也。吴、越之间,凡贪食者谓之茹。’然则‘捽茹’犹言‘饮食’耳。”^{[1]99}

这些说法各有道理,但未有定论,如《汉语大词典》收录“捽茹”一词,从汪说,释为“饮食,吃喝”,又从俞说认为“捽,通‘啐’”^{[8]703}。洪、俞、汪三家都认为“捽茹”之“捽”另有本字,大概是因为“捽”和“茹”的组合在词义上不和谐。考《说文·手部》:“捽,持头发也。”^{[4]395}秦汉典籍主要用“捽”的本义,即揪头发,如:

(1) 齐人之井饮者相捽也。(《庄子·列御寇》)^{[9]593}

(2) 詈侮捽搏,捶笞腴脚,斩断枯磔,藉靡舌繹,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谓执辱。(《荀子·正论》)^{[10]342}

(3) 吾将深入吴军,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与大心者也,社稷其为庶几乎?(《战国策·楚策一》)^{[11]808}

(4) 王子庆忌捽之,投之于江,浮则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吕氏春秋·忠廉》)^{[12]248}

(5) 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汉书·贾谊传》)^{[13]2257}

(6) 日磔得抱何罗,因传曰:“莽何罗反!”上惊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磔,止勿格。日磔捽胡投何罗殿下,得禽缚之,穷治皆伏辜。(《汉书·金日磔传》)^{[13]2961}

例(1)成玄英疏:“齐人穿凿得井,行李汲而饮之,井主护水,捽头而休。”^{[9]593}“捽头”是打架揪头发。例(2)杨倞注:“捽,持头也。搏,手击也。”^{[10]342}也是揪头发,是动作上的侮辱。例(3)鲍彪注:“捽,持发也。”^{[11]813}是用打架揪头发的动作,形容冲进敌阵拼命的激烈程度。例(4)是说庆忌揪住要离的头发,将其投入江中。例(5)颜师古注:“捽,持头发也。抑谓按之也。”^{[13]2259}例(6)晋灼注:“胡,颈也,捽其颈而投殿下也。”^{[13]2962}颜师古从其说^①。

上举诸例,“捽”的动作对象都是人的头发或其他可以揪拔的部位,可证许慎之说不诬。就词义演变规律而言,“捽”有可能引申为泛指的拔取、抓持义。但从文献实际用例看,“捽”的词义泛化程度较低,至后世亦然。秦汉文献中,除“捽茹”外,仅有一例“捽”的动作对象不是人体部位,即《汉书·贡禹传》:“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中杷土,手足胼胝。”颜师古注:“捽,拔取也。”^{[13]3075-3076}

“茹”兼有名、动两义。《说文·艸部》:“茹,飮马也。”^{[4]31}此义未见用例^②。“茹”有名词“菜”及动词

①《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胡”条都据此例设立了义项“颈”,但“胡”表示“颈”罕见其他用例。“胡”的本义是兽颌的下垂肉。《说文·肉部》:“胡,牛颔垂也。”《诗·豳风·狼跋》:“狼跋其胡,载疇其尾。”毛传:“老狼有胡,进则蹢其胡,退则貍其尾,进退有难,然而不失其猛。”朱熹集注:“胡,颌下悬肉也。”《汉书》“日磔捽胡投何罗殿下”的“胡”似当指何罗下巴的垂肉。

②《方言》卷七:“茹,食也。吴越之间凡贪饮食者谓之茹。”郭璞注:“今俗呼能粗食者为茹。”“贪”“粗”这两个特征似乎还带着“飮马”的痕迹。《礼记·礼运》:“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茹毛饮血可谓粗食。

“食菜”义倒是非常明确的。《汉书·食货志上》：“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易。”颜师古注：“茹，所食之菜也。”^{[13]1120-1121}《汉书·董仲舒传》：“故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颜师古注：“食菜曰茹。”^{[13]2521-2522}由于对“揅”的理解不同，《法言音义》和宋咸将“揅茹”之“茹”解释为名词，洪颐煊、汪荣宝则认为是动词，从而在“揅茹”的结构上产生了动宾与并列的分歧。

洪、俞、汪三家分别提出“揅茹”之“揅”本字为“啜”“啐”“啖”，“揅”“啜”“啐”“啖”古音俱在十五部，音近可通，然而“啜”与“掇”、“啐”与“啖”相通有文献用例可证，“揅”与三字相通却都缺乏文献支持，难为定说。韩敬引及俞樾、汪荣宝说，认为“二说亦皆可通，然太迂曲”，释“揅茹”为“拔野菜，意为菜食”^{[2]72}。韩说有理，但“揅茹”这一超常规组合的出现当如何解释？需要认真考虑。

二、“揅茹”的来源与结构

清人试图通过探求本字将“揅”与“饮食”义联系起来，是因为将“揅茹”看成“簞食瓢饮”典故的附属成分。即《论语·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14]386}前代注家多将“簞瓢揅茹”视作“一簞食，一瓢饮”的紧缩，认为其同出一典。但是，若将“揅茹”理解为“拔野菜”，则文献中未见有明确对应的颜回事迹。

我们认为，“簞瓢揅茹”实际涵括了两个典故，“簞瓢”出自《论语》，“揅茹”则出自《孟子》，是“茹草”的变体。《孟子·尽心下》云：“舜之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及其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朱熹集注：“饭，食也。糗，干糒也。茹，亦食也。袵，画衣也。二女，尧二女也。果，女侍也。”^{[15]1142}“揅茹”即《孟子》“茹草”的变体。依据何在？我们试逐一分析之。

首先，我们回到《法言》原文上来。这段论述的核心人物是颜回，发问者言“回之簞瓢，臞如之何”，说颜回簞瓢屡空，瘦得怎么样啊？带有嘲笑、质疑的意味。宋咸注很准确：“臞，瘠也。此讥颜回之一簞一瓢已甚瘠矣，何自得之有？”^{[3]85}扬雄答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閭閻在上，簞瓢揅茹，亦山雌也，何其臞？”“百官牛羊”是尧厚待舜的故事，指丰厚供养。《孟子·万章上》：“帝（尧）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廩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15]1075}与之相对，“簞瓢揅茹”是清苦的饮食，“簞瓢”为颜回事迹，“饭糗茹草”是舜之事迹。扬雄的回答是：明君在上，厚待百官，我也像山鸡一样；昏君在上，贫寒交迫，我依然像山鸡一样，有什么瘦不瘦？！意为在政治清明时，君子得到丰厚的供养是得其时；政治昏乱时，君子安于清贫也是得其时。颜回清贫却快乐，是有盛德的表现。吴祜注：“邦有道，富且贵，乐也。邦无道，贫且贱，乐也。”^{[3]85}所解甚是。朱熹《孟子集注》对“舜之饭糗茹草也”的分析与《扬子法言》的观点高度一致：“言圣人之心，不以贫贱而有慕于外，不以富贵而有动于中，随遇而安，无预于己，所性分定故也。”^{[15]1142}所以，扬雄用舜的“茹草”与颜回的“簞瓢”并举是合理的。

扬雄将舜与颜回视为同类，物质享受上的差距是外在的，两人对待物质的内心态度是一致的。舜、颜回都是儒家赞扬的道德典范，舜从布衣成为天下之主，处境发生了很大改变，但无论是清贫的饮食，还是丰厚的供养，他始终泰然处之，唯道与适。颜回簞食瓢饮，安贫乐道，虽然始终没能得位，但人们相信他具有舜一样的品质。颜回也确实把舜看作自己的同道和榜样。如《孟子·滕文公上》：“成覿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15]1021}颜回将自己与舜并提，是为明证。因此在一句之中捏合舜和颜回的事迹并不突兀。

后世学者的理解更可以说明这是将舜与颜回并论。如北宋陈祥道在解说《论语·雍也》“贤哉，回也”一段时说：“天下之所重，君子之所轻；天下之所忧，君子之所乐。故衣朱怀金，不能重颜子之轻；簞瓢陋巷，不能忧颜子之乐。此所以明明在上，百官牛羊，舜也；閭閻在下，畎亩簞瓢，亦舜

也。”^{[16]107}这一节对我们理解扬雄的主张很有意义。“畎亩”正用《孟子·告子下》“舜发于畎亩之中”典,“畎亩簞瓢”,同样糅合了舜和颜回的事迹。这段论述既是对《论语》的解释,更是对《法言》的阐发,反映出陈祥道对《法言》“捋茹”实为舜的事迹有清晰的认识。“簞瓢捋茹”“畎亩簞瓢”是同类用典,都是安贫乐道的体现,其内涵有高度的同质性。再如元吴澄《易纂言·上经第一》:“初九阳刚,安于在下,不变所守,素其位而行者也。舜饭糗茹草,若将终身,颜子居于陋巷,不改其乐,其斯之谓与!”^{[17]805}明罗钦顺《困知记》续卷下:“舜饭糗茹草,若将终身。颜子簞食瓢饮,不改其乐。本原之地,同一无累,如此则颜之进于舜也,其孰能御之?”^{[18]116-117}此二例也是将舜与颜回并举,“饭糗茹草”与“簞食瓢饮”并举在义理上圆融洽和。

其次,除了上述义理上的讨论之外,“茹草”如何变为“捋茹”是其关键一环。上文曾提到过,秦汉文献中仅《汉书》“捋中把土”一例,“捋”的动作对象不是人体部位,而是“草”。《孟子》“茹草”之“草”是野生可食用的野菜。《尔雅·释天》“蔬不熟为菹”郭璞注:“凡草菜可食者,通名为蔬。”^{[19]3298}《淮南子·修务》:“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羸蠃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20]1311}《抱朴子外篇·任命》:“被褐茹草,垂纶置兔,则心欢意得,如将终身;服冕乘轺,兼朱重紫,则若固有之!”^{[21]483}值得注意的是,《抱朴子》此段论述的内涵也是无论贫贱富贵,安然处之,与《法言》所言观点如出一辙。“茹草”即“食野菜”,“捋茹”是拔取野菜食用,二者本质上是一回事。“茹”表“菜”义时,通常指种植的蔬菜,如《汉书·食货志上》“菜茹有畦”,但“捋”使之与“草”联系在一起,因此“捋茹”是拔取野菜,而非一般的蔬菜。这正是扬雄用“捋”字的巧妙之处。

唐宋时仍有能正确分辨“捋茹”含义与其典源者。唐代诗人杜牧《故范阳卢秀才墓志》云:“布褐不祿,捋草为茹,或竟日不得食,如此凡十年。”^{[22]5061}“捋草为茹”正是拔野菜充当蔬菜食用,揭示了“捋茹”与“茹草”的联系。北宋李廌《武当山赋》:“饭糗以为食,捋茹以为羞。”^①“饭糗”“捋茹”相对,也是用《孟子》中舜的典故。这些用例还可佐证“捋茹”为动宾结构。

简言之,《法言》“簞瓢”与“捋茹”是两个不同的典故,前者出自《论语》,后者当出自《孟子》“舜之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从义理上看,扬雄崇尚《孟子》,人们又常将颜回与舜并举,作为“唯道与适”的典范,因此可以将“饭糗茹草”与“簞食瓢饮”并称,也可以将其缩减为“簞瓢捋茹”;从语词上看,“茹草”是吃草,“捋茹”是拔取野菜食用,二者本质上是一回事。可惜前代学者均未指出《法言》“簞瓢捋茹”中“捋茹”的出处,或当作一般词语,或以为“捋茹”是“簞食瓢饮”典故的一部分^②。

三、“捋茹”的盛衰及其原因

从现存文献看,自《法言》后,“捋茹”无声无息近千年,直至宋代才在文人作品中有一定频率的使用。为什么在漫长的历史时间里“捋茹”没有成词?

首先,文献影响力是决定典故成词的重要因素。经典如《诗》《书》《论语》,流行广泛而影响深远,为人们所熟悉,使用其典故的频率高,凝固成词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加。《法言》虽然有极高的价值,但相较先秦经典,受到的重视弗如远甚。就“簞瓢”“捋茹”两词而言,“簞瓢”的成词早,使用频率高,在历代文献中大量出现,这离不开其典源《论语》的影响力。虽然从现存文献看,紧缩形式的“簞

① 以下引“捋茹”的文献语例来自“爱如生中国基本古籍库”,已核对,限于篇幅,不一一出注。

② 我们曾认为“捋茹”可能源自《史记·伯夷列传》中的“采薇”。陆玕《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薇,山菜也。茎叶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采薇”就是采野菜,有两个主要典源,一为《诗·小雅·采薇》,主题是“遣戍役”;一为《史记·伯夷列传》,记载周武王灭殷之后,“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侧重清贫与隐居。中古时期,“采薇”已经成为流行广泛的典故词。但是“捋茹”与“采薇”仅在词义、结构上匹配,在用典的一致性上显得理据不足,综合颜回与舜的关系、《孟子》在扬雄心目中的地位考虑,“捋茹”更可能源于“茹草”。

瓢”是在《法言》中最先出现的,但时代略后的《汉书》《三国志》等文献也使用了“箪瓢”,其后历代文献中都大量出现。人们使用此词时,想到的往往是《论语》而非《法言》。如本文所考,“捽茹”的典源可以上溯《孟子》,同样是经典,人们对《孟子》的熟悉程度稍逊《论语》。而且人们对同一文献中不同部分的熟悉程度也会有差异,“一箪食,一瓢饮”出自《论语》的名篇,“饭糗茹草”在《孟子》中处于较冷僻的位置。此外,从“茹草”到“捽茹”,经历了形式的变换,典源非一望即知,故“捽茹”的传播难以借助《孟子》的影响力。

其次,语素义是否明晰是制约词语流行的内在因素。“捽”是上古为“揪头发”动作所制定的专字,用字面狭窄,后世动作对象扩展到人体其他部位,但始终未能进一步泛化^①。“捽茹”结合过于生僻,不易理解。加之“茹”有名词、动词两种属性,不易把握,也影响了对“捽茹”结构的判断和词义理解。因此,“捽茹”早期并没有发展为典故词,而是沉寂下来。

那么“捽茹”何以在宋代兴盛,成为文人作品中的流行词语?这当与宋代士人对《法言》的推崇有关。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北宋司马光。司马光对《法言》评价很高,在《注扬子序》中曾说:

韩文公称荀子,以为在轲、雄之间。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三子皆大贤,祖六艺而师孔子。孟子好《诗》《书》,荀子好《礼》,扬子好《易》,古今之人共所宗仰。如光之愚,固不敢议其等差。然扬子之生最后,监于二子,而折衷于圣人,潜心以求道之极致,至于白首,然后著书,故其所得为多,后之立言者莫能加也。虽未能无小疵,然其所潜最深矣,恐文公所云亦未可以为定论也。^{[3]21-22}

司马光集《法言》李轨、柳宗元、宋咸、吴祕之注,采其所长,附以己意,名为《法言集注》。宋咸、吴祕是宋人,约与司马光同时,《法言集注》问世时,二人已故,序中称“故著作佐郎宋咸、司封员外郎吴祕皆尝注《法言》”^{[3]23}。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六:“(嘉祐二年)己亥,屯田员外郎宋咸上所注《论语》,司封员外郎吴祕上所注《太玄经》及音义。”^{[23]4495}又卷一八九:“(嘉祐四年)丁亥,广南西路转运使、屯田郎中宋咸上所注《扬子》及《孔丛子》,赐三品服。”^{[23]4552}可知在宋仁宗时期,《法言》已经在士人中流行。自《法言集注》问世,较完善的注本更促进了《法言》的传播。《金史·选举志》:“凡经,《易》则用王弼、韩康伯注,《书》用孔安国注,《诗》用毛萇注、郑玄笺……《荀子》用杨倞注,《扬子》用李轨、宋咸、柳宗元、吴祕注,皆自国子监印之,授诸学校。”^{[24]1131}说明《法言》已经得列于重要的经史诸子之中,成为接受儒学教育者共同的知识背景。

由于宋代士人尤其是司马光对扬雄的推崇及司马光《法言集注》的刊行,越来越多的人熟谙扬雄的著作,自然而然地使用其语典,“捽茹”得以真正成词。我们以“爱如生中国基本古籍库”为范围,共检得“捽茹”55例,出自31人之手^②。其中24例是宋代用例,出自17人,如:

(7)咸不病于夏畦,各无忧于捽茹。(北宋晏殊《中园赋》)

(8)及居丧,捽茹饮水,终三年,匍匐致毁瘠落肌肉,仅能自活。(北宋李觏《进士陈君墓铭》)

(9)富贵功名自有时,箪瓢捽茹亦山雌。(北宋王安石《马上转韵》)

(10)拟列鼎于捽茹,等狐裘于鹑衣。(南宋曹冠《和陶渊明归去来词》)

(11)与其见赏于肉食之鄙,孰若托名于捽茹之贤。(南宋洪咨夔《老圃赋》)

晏殊、李觏稍长于司马光,王安石与司马光年岁相近。亦可佐证“捽茹”的“复活”与《法言》流行的风气有关。例(7)“捽茹”与“夏畦”相对。《孟子·滕文公下》:“胁肩谄笑,病于夏畦。”赵岐注:“言其意苦劳极,甚于仲夏之月治畦灌园之勤也。”^{[25]5902}例(8)“捽茹”“饮水”并举,可与《论语·述而》“饭疏

① 后世“捽”的动作对象扩展到人体各个部位及穿着的衣物。

② 《法言》不计在内,不同书籍重复转引同一篇诗文者只计1例。

食饮水”相联系。例(10)将“列鼎”与“捭茹”并提,前者指贵族享用的丰盛食物,如《孔子家语·致思》:“从车百乘,积粟万钟,累茵而坐,列鼎而食。”^{[26]35}例(11)“肉食之鄙”与“捭茹之贤”对文。宋代文人在诗文中化用《法言》“捭茹”,将“捭茹”理解为“食用蔬菜”。这一词义稍微偏离了最初的典源,如例(7)出自《中园赋》,例(11)出自《老圃赋》,“茹”显然指种植的蔬菜而非野菜,其中宋咸“以手捭蒹茹也”的注解可能影响了宋人对“捭茹”的认识,但其安贫乐道的喻指义始终未变。

“捭茹”的使用集中于诗文,且表现出集中化的特征,即有数条用例出于同一人的情况。如南宋杨万里有3例:

(12)悬鹑捭茹,铢积取余,以作新此斋。(南宋杨万里《浩斋记》)

(13)然平仲不幸幼丧其所天,又重不幸而火其庐。而平仲短褐脱粟,饮水捭茹,以终其身,不曰贵而贱,富而贫乎?(南宋杨万里《澹然居士赵公平仲墓表》)

(14)居宗庙朝廷之上,而不改箪瓢捭茹之气;在冠冕佩玉之列,而不忘黄冠野服之心。(南宋杨万里《诚斋易传》卷三)

“扬子好《易》”^{[3]21},杨万里对易学有研究,熟悉扬雄的著作,在所作《易传》中使用此词,也在记、表中用“捭茹”喻贫寒。

文献影响力的提高,使典故词“捭茹”集中出现在宋人诗文作品中,但大多数宋人对“捭茹”的认识也仅限于《法言》。南宋以后,“捭茹”时有学者使用,频率相对下降^①。明代有8例,出自5人;清代23例,出自9人。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学者俞樾对“捭茹”格外偏好,一人独占9例,兹举3则:

(15)而事母孝,抚弟妹厚,箪瓢捭茹,宴如也。(俞樾《春在堂杂文三编》卷一《侯选同知葛君墓表》)

(16)遭乱以来,故家子弟箪瓢捭茹、餬颐颊于人者,不知凡几矣。(俞樾《春在堂杂文四编》卷二《姚君妻张夫人家传》)

(17)太恭人曰:吾家故寒素,箪瓢捭茹,吾所习也。(俞樾《春在堂杂文五编》卷八《童母卜太恭人七十寿序》)

宋人诗文中,既有“捭茹”,亦有“箪瓢捭茹”连用,独用相对多些。而俞文使用“捭茹”,必与“箪瓢”连言,这说明对典故词的理解影响个人的使用。在《诸子平议》中,俞樾认为“捭茹”之“捭”通“啐”,表“尝”义,没有谈及“茹”的词义以及“捭茹”的结构,但从他不单用“捭茹”的情况推测,应当和洪颐煊、汪荣宝一样,将“捭茹”理解为“饮食”,认为其是“箪食瓢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清末民初的刘师培对《法言》颇有研究,著有《扬子法言斟补》及《补释》,也曾用过此词:

(18)或以潜伏孔昭,或以坚贞终晦。安在箪瓢捭茹必敷圣誉,日肝人肉必积盗声哉?(刘师培《左盦外集》卷十五《定命论》)

综上所述,“捭茹”是一个典故词,宋代兴盛,之后消减,“白话文”运动后沉寂。其含义以扬雄《法言》为出处,既指饮食不丰,也有安贫乐道的寓意。

通过考察典故词“捭茹”的兴衰历史,主要得到三点启示:

第一,典故词依托于文献,文献影响力在不同时期有所消长,文献影响力的上升是典故词成词的重要外因。通常源出先秦经典、在中古时期流行的典故词,最为人们所熟知,占据了典故词的主

① 季忠平考察源自先秦经典的语典词,曾对其整体发展趋势作过归纳:从南宋后半期开始逐渐衰微;清代学术风气转变,文人使用语典词的情况略有增加;“五四”运动后,随着儒家经典不再是受教育者共同的知识背景,语典词进一步衰微。“捭茹”是一个事典词,但其发展同样符合这一趋势,在宋代以后使用频率降低,在清代为俞樾这样的朴学家所偏好,“五四”运动后随着儒学知识背景的改变而沉寂。参季忠平《中古汉语语典词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38-60页。

流;而像“揜茹”这样源于两汉、在宋代前后才成词的典故词,相较之下,其典源和成词的间隔更长,其流行与其源出文献的影响力消长密切相关^①。本文主要讨论“揜茹”,其实此类典故词为数不少,有待发掘,宋代前后这一波典故词出现并形成小高峰的原因,也值得进一步讨论。

第二,影响词语流行的内因在于语言本身,即语素义的明晰度。语素普通、含义单一,往往是词语流行的有利条件。语素义生僻、结构不明将限制典故词的流行。“揜茹”的语素“揜”过于冷僻,“茹”又有名词与动词两种用法,在结构上具有模糊性,故其流行程度受到限制。自宋至民国,有少量文人在使用“揜茹”这一典故词,但与“采薇”“箪瓢”等常见典故词相比,用例不及后者十一,这既有文献影响力的原因,也有词语本身的原因。

第三,词语的兴亡过程是汉语史研究的应有议题。汉语史研究不仅仅讨论词语何时产生、什么意义、何时消亡,还要关注为何产生、词义变化、因何消亡。我们通常关注的是“新词新义”,即关注词语何时产生,而往往容易忽略词语的消亡时间,对词语产生与消亡全过程的考察更是少见。复音词“揜茹”是一个出处明确、兴亡边界清晰的理想词例,本文借此呼吁汉语史研究应关注词语的产生与消亡的全过程。

[参 考 文 献]

- [1] 汪荣宝:《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 [2] 扬雄:《法言》,韩敬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 [3] 扬雄:《宋本扬子法言》,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
- [4] 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
- [5] 毛亨传、郑玄笺:《毛诗传笺》,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
- [6] 洪颐煊:《读书丛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
- [7] 俞樾:《诸子平议》,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
- [8]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上海:上海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
- [9] 郭象注、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 [10] 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 [11] 范祥雍:《战国策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12] 许维通:《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 [13]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 [14] 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 [15]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 [16] 陈祥道:《论语全解》,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 [17] 吴澄:《易纂言》,见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编:《儒藏(精华编)》第5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18] 罗钦顺:《困知记》,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 [19] 郝懿行:《尔雅义疏》,济南:齐鲁书社,2010年。

① 如《汉书》在宋代的地位得到空前提升,涌现出一批源出《汉书》的典故词。“柄臣”出自《汉书·朱云传》:“传曰下轻其上爵,贱人图柄臣,则国家摇动而民不静矣。”颜师古注:“柄臣,执权之臣。”汉以后希见用例,至宋代涌现过百例。俞理明、周艳梅考察《礼记·学记》“佔毕”,指出该词直至晚唐文献才再次出现,宋以后才较多地被使用,这归因于“唐代以后科举兴盛,尤其宋代‘四书’作为儒家经典的核心,受到高度重视,使来自《礼记》的‘佔毕’一词又活跃起来”。这也是文献影响力发挥作用的典型。参俞理明、周艳梅《〈礼记·学记〉“佔毕”释义》,见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所编《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二十二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8-167页。

- [20] 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21] 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22] 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
 [2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24] 脱脱等:《金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25]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26] 陈士珂辑:《孔子家语疏证》,崔涛点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年。

An Examination of “Zuoru” in *Fayan*

Wu Huixin Wang Yunlu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ncient Book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The *Fayan* was authored by Yang Xiong, a renowned scholar of the Han Dynasty. The term “zuoru” (捽茹) in the text has been subject to diverse interpretations by scholars of earlier periods, and a definitive conclusion has yet to be reached. Upon reviewing the perspectives of previous scholars, it is evident that the root cause of the disagreement lies in the lack of harmony between the combination of “zuo” (捽) and “ru” (茹) at the lexical level. Consequently, scholar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commenced speculating that the character 捽 in the word was a *Tongjia* character.

The original definition of “zuo” is to grasp and pull someone’s hair. In the context of lexical evolution, the term “zuo” has the potential to evolve towards a generalized meaning of “to pull out, to grasp and hold”. Nevertheless, an examination of the literature from the Pre-Qin and Han Periods indicates a limited generalization of the meaning of “zuo”. There is only one instance in *The History of the Han Dynasty* where the act of “zuo” is not targeted towards a specific body part. This situation has persisted without change even in subsequent periods. The term “ru” has the capacity to function as both a noun and a verb. Hence, there are two perspectives regarding the structure of “zuoru”: the verb-object structure and the parallel structure.

“Zuoru” is an allusion word.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l perspective, “danpiao” (簞瓢) and “zuoru” are believed to have originated from the same allusion to the deeds of Yan Yuan as documented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n this paper, a new perspective is proposed: “danpiao zuoru” (簞瓢捽茹) is actually comprised of two allusions, with *danpiao* originating from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zuoru” from *The Works of Mencius*. The term “zuoru” serves as an alternative expression for “rucao” (茹草). This observation can be illustrated by analyzing the ideological content present in the text of *Fayan*. The primary theme of this passage in *Fayan* is the unwavering moral character of Yan Yuan, who remained steadfast in his convictions regardless of his financial status. Yan Yuan led a life of destitution, yet he was perceived to possess the same virtues as Shun. The two men are frequently compared by people.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cao” into “zuoru” is a crucial link. There is only one instance documented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where the target of the “zuo” action is not the human body, but rather the weeds. The minor distinction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cao” (草) mentioned in *The Works of Mencius* refers to wild and edible vegetation. The term “rucao” refers to the act of consuming wild vegetables, while “zuoru” denotes the action of gathering and consuming wild

vegetables. Essentially, the two terms have the same meaning. The term “*ru*” typically denotes cultivated vegetables, while “*zuo*” conveys the idea of “grass”. Therefore, “*zuoru*” specifically denotes the gathering of wild vegetables, as opposed to cultivated ones. The brilliance of Yang Xiong’s use of words is evident in this context.

This paper also examines the use of “*zuoru*” as an allusion word in subsequent generation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it appears that this term has not been used for nearly a millennium. The use of this word by literati began in the Song Dynasty, coinciding with the increased value placed on *Fayan*. Sima Guang, a renowned scholar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expressed great admiration for Yang Xiong and undertook the compilation of a book titled *Fayan Jizhu* (法言集注).

By examining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the emergence and decline of the allusion word “*zuoru*”, three primary insights are gleaned. Firstly, the allusion word is intricately linked to literature, and its impact has fluctuated across different periods. The heightened influence of literature serves as a significant external catalyst in the development of allusion words. Secondly, a crucial internal factor that influences the popularity of words is rooted in the language itself, specifically in the clarity of semantic meaning. Ambiguity in semantic meaning and lack of clarity in structure can have a detrimental impact on the use and reception of allusive language. Furthermore,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encompasses the analysis of the origins and obsolescence of lexical items. This task encompasses not only ascertaining the time of their inception and discontinuation, but also comprehending th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ir establishment and wane.

Key words: *Fayan*; *zuoru*; *rucao*; allusion word



中国训诂学报

第九辑

- “目录”之“录”及其相关词语·····胡敕瑞
- 《左传》“唯命”辨释·····常志伟
- 《齐民要术》札记四则·····王 远
- 转注的原理及“考老”读作“考老（妣）”甲金文例证·····方有国
- 试论注释文中双音词衍生的动因
- 以《毛诗》古注为例·····霍生玉
- 上古汉语“为……故”结构中“故”标记原因用法研究·····张 颀 章靖璇
- 从“分卫”“化缘”词义发展看佛教的中国化与世俗化·····谭 伟
- 殊途而同归：浅论校勘与训诂·····季忠平
- 《汉语大词典》修订过程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 以第二版（征求意见稿）前三册为中心·····毕文竹 周志锋
- 大型辞书涉及“精气”思想的词语考释六则·····谢国剑 李绮彤
- 佛教文献在辞书编纂中的重要价值·····刘晓兴
- 《近代汉语词典》疑义商补·····殷晓杰 陈麟园
- 《汉语大字典》释义商补·····雷汉卿 王晓恩
- 《汉语大字典》“厂部”字字际关系辨误·····闫超文
- 浅谈战国文字材料对《汉语大字典》编纂修订的重要性·····滕胜霖
- 徽州契约文书“𠂔”为“无”之俗字考·····黑维强 李雨晴
- 清至民国山西契约文书疑难字词考释三则·····王 淘
- 契约文书中“钱”的俗体及其相关字考辨·····李 想
- “辨告”考
- 兼谈休眠词语的复苏·····吴慧欣
- 再谈同义介词“擗”“蓦”“拦”在近代俗家文献中的使用·····陈姗姗
- 《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引黄侃授课说考·····孙博涵

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中国训诂学报》编辑部 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目 录

【文献语言考释】

- “目录”之“录”及其相关词语 胡敕瑞(1)
- 《左传》“唯命”辨释 常志伟(24)
- 《齐民要术》札记四则 王 远(37)

【语言专题专论】

- 转注的原理及“考老”读作“考老(妣)”甲金文例证 方有国(48)
- 试论注释文中双音词衍生的动因
- 以《毛诗》古注为例 霍生玉(57)
- 上古汉语“为……故”结构中“故”标记原因用法研究 张 赅 覃靖璇(68)
- 从“分卫”“化缘”词义发展看佛教的中国化与世俗化 谭 伟(93)
- 殊途而同归:浅论校勘与训诂 季忠平(104)

【语言工具书研究】

- 《汉语大词典》修订过程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 以第二版(征求意见稿)前三册为中心 毕文竹 周志锋(117)
- 大型辞书涉及“精气”思想的词语考释六则 谢国剑 李绮彤(133)
- 佛教文献在辞书编纂中的重要价值 刘晓兴(144)
- 《近代汉语词典》疑义商补 殷晓杰 陈麟园(157)

【重大课题专栏】

- 《汉语大字典》释义商补 雷汉卿 王晓恩(165)
- 《汉语大字典》“厂部”字字际关系辨误 闫超文(177)

浅谈战国文字材料对《汉语大字典》编纂修订的重要性	滕胜霖(188)
徽州契约文书“𠂔”为“无”之俗字考	黑维强 李雨晴(196)
清至民国山西契约文书疑难字词考释三则	王 淘(203)
契约文书中“钱”的俗体及其相关字考辨	李 想(211)

【青年学者论坛】

“辨告”考——兼谈休眠词语的复苏	吴慧欣(222)
再谈同义介词“擗”“葛”“拦”在近代俗家文献中的使用	陈姗姗(232)
《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引黄侃授课说考	孙博涵(240)
《中国训诂学报》约稿函	(251)

【青年学者论坛】

“辨告”考 ——兼谈休眠词语的复苏*

吴慧欣**

摘要：“辨告”一词，宋以前传世文献仅见于《汉书》，出土汉简中有多例。综合《汉书》、汉简考察，辨析前说存在的问题，判断“辨告”是并列式（连动）双音词，义为“辨说告喻”。并就“辨告”的宋代用例，谈谈一类休眠词语复苏现象。

关键词：辨告 汉简 《汉书》 休眠词语

宋代以前的传世文献中，有且仅有一例“辨告”见于《汉书·高帝纪》，唐代颜师古有注，清人王念孙提出不同意见。孤例易生分歧，机缘巧合的是，近年来西北汉简中发现多例“辨告”，提供了以出土文献验证传世文献的可能，但汉简“辨告”的词义理解也存在争议。本文通过考察《汉书》、汉简“辨告”例，辨析前说存在的问题，重新解释“辨告”的结构与词义。此外，从“辨告”个案出发，谈谈一类“休眠词语”复苏的现象。

一、《汉书》语境中的“辨告”

《汉书·高帝纪下》载：

夏五月，兵皆罢归家。诏曰：“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

* 本文曾在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 2023 年研究生论文报告会、文学院第十六届研究生论文报告会上宣读。承蒙王云路、王诚、许建平诸位师长指正，得到同门乐优、刘禹同的帮助，谨致谢忱！

** 吴慧欣，1996 年生，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汉语词汇史、中古文学文献。

这份汉高帝五年下达的诏书涉及多条政令,“辨告”出自第二条,有着特定的社会背景。秦末动乱之际,大量流民脱离官府掌控,隐匿于山泽,如刘邦本人就曾因押送的刑徒逃亡而逃匿于芒砀山泽。汉朝建立后,仍然有大量流民隐匿,即诏书中说的“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利于社会安定与休养生息。高帝因而下诏让这些百姓重返故乡,登记户籍,给予他们恢复故爵田宅的恩遇。同时要求官吏只能“以文法教训辨告”,不得鞭笞侮辱。

“文法”即“法令、法律条文”,《史》《汉》常见此词。《史记·三王世家》:“侍御史乃复见王,责之以正法,问:‘王欲发兵罪名明白,当坐之。汉家有正法,王犯纤介小罪过,即行法直断耳,安能宽王。’惊动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汉书·汲黯传》:“治务在无为而已,引大体,不拘文法。”具体到高帝五年诏书中的“文法”,当指“不书名数之罪”^①。“不书名数”即“不登记户籍”,是违法行为,张家山汉简《奏谳书》记载了一例案件:

八年十月己未,安陆丞忠劾狱史平舍匿无名数大男子种一月,平曰:诚智(知)种无[名]数,舍匿之,罪,它如劾。种言如平。问:平爵五大夫,居安陆和众里,属安陆相,它如辞。鞠:平智(知)种无名数,舍匿之,审。当:平当耐为隶臣,錡,毋得以爵、当赏免。令曰:诸无名数者,皆令自占书名数,令到县道官,盈卅日,不自占书名数,皆耐为隶臣妾,錡,勿令以爵、赏免,舍匿者与同罪。以此当平。(张家山二四七·奏 63—67)

逾期未登记户籍者,将受到“耐为隶臣妾”的惩处,种没有户籍,平将他藏匿家中,也受到同样的处罚。故“以文法教训辨告”的实质是:吏要向流民辨析说明“不书名数”将遭受的法律惩处、“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的恩遇,达到劝导流民返乡的目的。

前贤在未能见到出土文献的情况下,对《汉书》的孤例“辨告”有数种解释。

颜师古注:“辨告者,分别义理以晓喻之。”“辨”对应“分别”,“告”对应“晓喻”,是基于词义而言。“文法”指律法,“义理”侧重于道德层面,二者有别。“辨告”的内容本是“文法”,颜师古将之替换为“义理”,受到下文“勿笞辱”的影响,具有随文释义的特征^②。

王念孙认为“辨告”之“辨”的本字是“班”。《读书杂志·汉书第一》“辨告”条^③:

① [南宋]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九“吏以文法教训辨告”注:“文法,谓逃亡不书名数之罪。”

② 《后汉书·桓谭传》:“又见法令决事,轻重不齐……今可令通义理、明习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国,蠲除故条。”可知习法律是对执法者的要求,而兼通义理、法律是对制改律法者的要求。“吏以文法教训辨告”的“吏”是基层小吏,应不具备通晓义理的能力。

③ [清]王念孙:《读书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65页。

“辨”读为“班”。班告，布告也。谓以文法教训布告众民也。《王莽传》曰“辨社诸侯”，孟康曰：“辨，布也。”师古曰：“辨，读曰班。”又曰：“非五威将帅所班。”萧该曰：“班，旧作辨。”韦昭曰：“辨，布也，音班。”皆其证。《士虞礼记》“明日以其班柑”，古文“班”或为“辨”。襄二十五年《左传》“男女以班”，刘炫曰：“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与此同。”师古曰：“辨告者，分别义理以晓喻之。”此望文生训，而非其本旨。

王说颇有影响，《汉语大词典》“辨告”条据以释义。“辨”“班”相通无疑义，但“辨告”之“辨”未必是“班”的假借。近人吴恂已指出《汉书》有多例“布告”，而“未见有言班告者”^①。我们进一步考察“布告”“班告”在史书中的用例，发现与《汉书》“辨告”例相较，主语、宾语都有显著差异。“班”的本义是“分瑞玉”，引申出“颁布”义。《说文·珏部》：“班，分瑞玉。”段注：“《周礼》以‘颁’为‘班’。古‘颁’‘班’同部。”《周礼·春官·大史》：“颁告朔于邦国。”郑玄注引郑司农云：“‘颁’读为‘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诸侯。”“布告”“班告”同义。

“班告”连言于《三国志》始见，有2例：

(1) 帝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曰：“刘备背恩……”（《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松之注引《魏略》）

(2) 琳遣中书郎李崇夺亮玺绶，以亮罪状班告远近。（《三国志·吴书·孙琳传》）

《史》《汉》共计有24例“布告”，兹举数例：

(3) 后七年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宫。遗诏曰：“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史记·孝文本纪》）

(4) 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为中郎，爵左庶长，赐田十顷，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史记·平准书》）

(5) 于是莒人共立法章，是为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齐国中：“王已立在莒矣。”（《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6) 治城郭，收赋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会为大事，吏民敬畏趋乡之。（《汉书·韩延寿传》）

“布告”“班告”的主语是帝王、朝廷、掌权者等；《汉书》“辨告”例的主语则是“吏”，而且从“勿笞辱”语看来，是亲身执法的基层小吏。24例中有20例“布告”的宾语是“天下”，常出现于诏书中，如例(3)，另有“诸侯王”“诸侯”“齐国中”“其日”各1例。

^① 吴恂：《汉书注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

除例(6)的“其日”是“布告”的内容,其他例的宾语都是布告的范围对象。而《汉书》“辨告”例的宾语省略,据文意看是流民群体。由此可知“辨告”与“班告”“布告”用法大不相同,王念孙说不能成立。

吴恂提出“辨告”之“辨”的本字是“徧”。《汉书注商》云:“此‘辨’乃‘徧’字之假,古‘徧’与‘辨’‘辩’通。辨告,徧告也。《礼记·内则》‘子师辨告诸妇诸母名’‘宰辨告诸男名’可证。”

《礼记·内则》的“辨告”确为“遍告”义,文献中不乏“徧(遍)告”用例。如《史记·周本纪》:“于是武王徧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史记·赵世家》:“将作难,乃治灵公之贼以致赵盾,徧告诸将曰:‘盾虽不知,犹为贼首。以臣弑君,子孙在朝,何以惩罪?请诛之。’”“辨告”“徧告”的宾语“诸男”“诸侯”“诸将”,都是多人,“普遍”义正表现于此,而《汉书》“辨告”例似无强调宾语对象范围之广的需要。

将“普遍告知”义代入《汉书》例语境还有一处矛盾,即就逻辑而言“普遍告知”行为应发生在“教训”行为前。“教训”兼有名、动用法。如《晏子春秋·内篇问上》:“德行教训加于诸侯,慈爱利泽加于百姓,故海内归之若流水。”“教训”与“德行”并列,作名词。《汉书·董仲舒传》:“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作动词。“教训”作名词时,往往指道德教训。从《汉书》例看,政令是让聚集在山泽中、没有上报户籍的流民返乡,未提及道德教化。高帝五年诏书的下文还有一条敦促官吏落实“以有功劳行田宅”政策的政令,有“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语,其中“教训”也是动词。故“以文法教训辨告”的“教训”作动词理解为佳,当断句为“以文法/教训辨告”^①。由此反推之,“辨告”不可理解为“遍告”。

我们倾向将“辨告”分析为并列式双音词,连动结构,义为“辨说告喻”^②。“辨”有“辨明,辨析”义。《荀子·正名》:“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王先谦集解:“若说亦不喻者,则反复辨明之也。”“告”的“告知”义,在自上告下的情境中,可理解为“告喻,劝导”。《释名·释书契》:“上敕下曰告,告,觉也,使觉悟知己意也。”

这一观点从“以文法教训辨告”一句可以得到支持。“教”“训”“告”都有“教导,告喻”义。有“训告”,《书·无逸》:“古之人犹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有“教告”,

^① 这也可以验证王念孙说不确,“布告”行为同样应当发生在“教训”行为前。

^② “以文法教训辨告”与“勿笞辱”在句意上是顺承的,以文法辨说劝喻,不以暴力强权逼迫。

《书·多方》：“我惟时其教告之。”有“告教”，《书·立政》：“乃敢告教厥后。”“辨”有“辨析、辨明”义，表示“向对方辨析说明”时，近于“教导、告喻”。“教训辨告”四字并列，佐证“辨告”是并列结构。

二、汉简中的法律词语“辨告”

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验证，有助考释疑难词语。“辨告”既见于《汉书》，又见于汉简。经检，张家山汉简、长沙走马楼西汉简、敦煌悬泉汉简、居延新简中有 17 例“辨告”^①：

(7) 证不言请(情)，以出入罪人者，死罪，黥为城旦舂；它各以其所出入罪反罪之。狱未鞠而更言请(情)者，除。吏谨先以辨告证。(张家山二四七·二 110)

(8) 证不言请(情)，以出入罪□(人)者，死罪，黥为城旦舂；它各以其所出入罪反罪之。狱未鞠而更言请(情)者，(除)。□□□□(吏谨先以)辨告证。(张家山三三六·二 112)

(9) 五年七月丁卯，具狱亭长庚爰书：以襄人辞召共皮，先以证律辨告，乃讯，辞曰：士五无阳共里，与同产小男共来同居，乃二月中……它如辞证之。(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 0010)

(10) □卯，具狱亭长庚，以襄人辞召于铁，先以证律辨告，乃讯，辞曰：士五无阳皇里……(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 0011)

(11) 五年七月辛巳，守狱史胡人爰书：以劾襄人辞，先以证律辨告工期，乃讯，辞□□无阳皇里，乃往不识月日……(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 0008)

(12) 三年七月乙丑，具狱史钉爰书：召信讯，先以证律辨告信，乃以劾乘之辞讯。辞曰：大夫，临湘令寿门下亭长……(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 0399)

(13) 三年七月丁卯，具狱史钉爰书：讯则以劾乘之辞，辨告乃讯，□曰：临沅庄里……(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 0406)

(14) 五凤二年四月癸未朔丁未，平望士吏安世敢言之。爰书：戍卒南阳郡山都西平里庄彊友等四人守候，中部司马丞仁、史丞德，前得毋贯卖财物敦煌吏，证财物不以实律辨告，乃爰书。彊友等皆对曰：不贯卖财物敦煌吏民所，皆相率证任。它如爰书。敢言之。(敦煌悬泉汉简 II0314②:302)

① 例(8)作“辨告”。此外，还有作“辨告”“变告”者各一例：(1)□先以证财物不以实律辨(EPT53. 181)。(2)□诏书律变告，乃讯问，辞(EPT51. 270)。虽然残损严重，与“辨告”所在爰书范式相近，可归为同类。从总体用例情况，本字应当是“辨”。

(15) 建始元年四月甲午朔乙未,临木候长宪敢言之,爰书:杂与候史辅验问臧长忠等七人,先以从所主及它部官卒买□三日而不更言请书律辨告,乃验问。臧长忠、卒赏等辞皆曰:名郡县爵里年姓官除各如牒,忠等毋从所主卒及它□(EPT51. 228)

(16) □故不以实,臧二百五十以上,令辨告□(EPT51. 290)

(17) □……先以证不请律辨告,乃验问,定(EPT52. 417)

(18) □律辨告乃(EPT58. 65)

(19) 建武三年十二月癸丑朔戊辰,都乡啬夫官,以廷所移甲渠候书召恩诣乡。先以证财物故不以实,臧五百以上,辞以定,满三日而不更言请(情)者,以辞所出入罪反罪之律辨告,乃爰书验问。恩辞曰……(EPF22. 21)

(20) 建武三年十二月癸丑朔乙卯,都乡啬夫官,以廷所移甲渠候书召恩诣乡。先以证财物故不以实,臧五百以上,辞已定,满三日而不更言请(情)者,以辞所出入罪反罪之律辨告,乃爰书验问。恩辞曰……(EPF22. 1+22. 2+22. 3)

(21) 建武四年三月壬午朔己亥,万岁候长宪敢言之。官记曰第一臧长秦恭时之俱起臧,取鼓一,持之吞远臧。李丹、孙诩证知状,验问具言前言状。今谨召恭诣治所验,而不更言请,辞所出入罪反罪之律辨告,乃爰书验问,恭辞曰……(EPF22. 329+22. 330)

(22) 而不更言诏书律辨告,乃讯,由辞曰:公乘,居延肩水里……(EPS4. T2. 7)

(23) □律辨告,乃爰书验□(EPS4. T2. 97)

例(7)、例(8)出自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具律》,是有关伪证罪的法律,大意为:证词不符实情,致使轻判或重判罪人的,涉及死罪,则证人黥为城旦舂,死罪以下,以其所涉罪名反坐证人。在供词写定前改口说出实情的,可免除其罪。更要先将这条律令“辨告”证人。其余 15 例都是记录供词的“爰书”。综观诸例,实施“辨告”行为的主体是基层的吏,如“临木候长宪”“都乡啬夫官”“平望士吏安世”,“辨告”内容是关于伪证罪的律令,“辨告”对象则是证人、当事人。

例(19)、例(20)是甲渠候官粟君和客民寇恩经济纠纷案的两份爰书。按照“证不言情律”,造成死罪以下的伪证罪将照所涉罪名反坐,在此案中具体落实到“证财物故不以实,臧五百以上”的罪名,可见“辨告”的内容不是生硬的条文,而是律法与具体案情的灵活结合。“辨告”这一司法程序,可以使证人了解作伪证将面临的罪责,劝导其如实供述。

汉简“辨告”与《汉书》“辨告”在语境上颇相类:其一,主语都是吏;其二,内容都

与法律有关;其三,都有劝导的语义内涵。当可联系起来考虑。关于汉简“辨告”的词义理解,亦颇有争议,这里稍作辨析。

葛红丽将居延新简中的“辨告”释为“普遍告知、通告”^①,其意“辨”的本字是“徧”。观点与吴恂对《汉书》“辨告”例的解释相近。然而汉简中“辨告”的对象是证人、当事人,往往只有一人,“通告”无从谈起。

冀小军意识到葛说缺陷,尝试补充:

根据“徧”字的语义指向,可将“徧告”分为两类:第一类,“徧”字语义指向“告”的直接宾语,如张家山汉简《盗律》简73的“徧告”(将全部情况告知);第二类,“徧”字语义指向“告”的间接宾语,如前引《司马法》的“徧告”(通告诸侯)、《礼记·曾子问》的“徧告”(通告五祀山川)和《内则》的“辨告”(通告诸妇诸母)。^②

“徧”字语义指向“告”的间接宾语,也就是“告”的对象,较为常见。指向“告”的直接宾语,冀文所举例不足以证明,现引该例“徧告”完整内容如下:

诸予劫人者钱财,及为人劫者,同居智(知)弗告吏,皆与劫人者同罪。劫人者去,未盈一日,能自颇捕,若徧告吏,皆除。(张家山二四七·二72+73)

此例“徧告”解释有争议,“指同案犯或连坐者中的任何一位而言”的说法更值得采信。^③况且“徧告”是同居者向吏告发“劫人者”,而“辨告”的行为实施者是吏,迥然有别。故可以断定张家山汉简中的“徧告”与“辨告”是不同的词语,冀说亦不能成立。

韩厚明认为“辨告”即“明确清楚地告之证人”,将“辨告”理解为偏正结构。^④“辨”由“分别”义引申出“明晰”义,“别”“析”也有相类的引申路径,但“辨”的“明晰”义不如“明”“晓”等明确。有“明告”“晓喻”等偏正结构双音词,而表“明晰”义的“辨”“分”“析”与言说类动词组合为偏正结构则少见。“分说”“辨说”“辨白”都是并列结构。

综上,我们认为“辨告”是汉代的法律词语,使用情境受限,因此在汉简的法律文书中多次出现,传世文献则仅有《汉书》一例。将“辨告”解释为“辨说告喻”,在《汉

① 葛红丽:《居延新简“辨告”考》,《中国文字研究》2007年第1期。论证有疏失,如以《礼记·内则》“子师辨告诸妇诸母名。妻遂适寝。夫告宰名,宰辨告诸男名”为“辨告”的最早用例,事实上各本《礼记》均作“辩”,“辩”“辨”虽可通,不应混为一谈。

② 冀小军:《说〈二年律令〉的“徧”字——兼谈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中国文字学报》第七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③ 陈伟:《二年律令“徧(颇)捕(告)”新诠》,载[韩]权仁瀚等编:《东亚资料学的可能性探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155页。

④ 韩厚明:《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吉林大学2018年博士学位论文。

书》、汉简中都可以使文意贯通。

三、“辨告”的休眠及在宋代的复苏

词语的发展充斥着多种可能,一些词语由于语言系统的内部环境和社会的外部环境变化,生命力减弱,乃至退出了使用,但这不一定是永久性的退出。如丁庆刚所言:“休眠词语并没有死去,而是通过历史文献的记录得以在语言的词库当中长期保存。当条件成熟时,休眠词语会在外部动因的刺激之下重新激活。”^①

“休眠词语”复苏的具体原因多种多样,其规律可以探求。“辨告”正是一类“休眠词语”复苏的典型。作为法律词语的“辨告”,汉以后销声匿迹。^②若没有《汉书》例的存在,“辨告”将仅存于出土文献,不为人知,当然也就不会有再次被启用的可能。《汉书》例使“辨告”留存于传世文献,并依托于经典,增加了“辨告”被注意到的可能性。

据爱如生中国基本古籍库,检得“辨告”的宋代用例如下:

(24) 蜀人畏鬼而恶疾,虽父母病皆委去,望舍投饵哺之,昆弟不相假财。士廉为设条教,辨告督励,风俗翕然为变。^③(《新唐书·高俭传》)

(25) 有斗者,君徐以义理辨告,皆悦曰:“君子幸教我,我何敢违?”即解去,不复诣吏。(北宋司马光《郢州处士王君墓志铭》)

(26) 熙宁中为巴州恩阳县令,巴号险远,而恩阳又巴之远县。至者鄙夷其民,多笞辱虐使之。君独以文法辨告,教以亲爱和易之道。(北宋毕仲游《常承议墓志铭》)

(27) 民有骨肉之讼,躬以恩义反复辨告,甚或深自引咎,闻者皆失所争而去。(南宋朱熹《观文殿学士刘公神道碑》)

(28) 先人既没,公所以怜熹者亦益厚。至于亲为讲画,反复辨告,盖惟恐其迷昧没溺,丧失所守,以辱其先人也。(南宋朱熹《直秘阁赠朝议大夫范公神道碑》)

(29) 民以事至廷中,降意循抚,辨告淳悉。(南宋朱熹《中奉大夫直焕章阁王公神道碑铭》)

① 丁庆刚:《论词语的休眠及其激活动因》,《殷都学刊》2020年第1期。

② “证不言情律”在后世仍存在。《唐律疏议》卷二五:“诸证不言情及译人诈伪,致罪有出入者,证人减二等,译人与同罪。”但未能在后世律法文献中找到与“辨告”对应的词语。

③ “辩”,明嘉靖刻本《白孔六帖》卷四十引作“辨”。“辨告督励”也是动词连用,可见《新唐书》编者将《汉书》例的“教训”理解为动词。

(30) 晨入寓直之舍,诸生迭进问事。子和谆谆辨告,如教子弟。(南宋朱熹《刘子和传》)

(31) 民有讼者,躬以义理思意辨告,悉皆大感悦,无复犯者。(南宋朱熹《运判宋公墓志铭》)

(32) 吏以仁谊教训辨告,勿行苛政。(南宋王应麟《汉丞相谕告巴蜀檄》)

从以上用例看,宋人对“辨告”的理解基于《汉书》,受颜师古注影响,偏离了最初作为法律词语的“辨告”,主要用于墓志铭、传记等体裁,表现官吏爱民、教化有方,有褒义色彩。大致可归为三类:第一,完全效法《汉书》,如例(26),用原句“以文法辨告”;第二,受颜注影响,“辨告”的内容从法律向道德转变,如例(25)用颜注“以义理辨告”,例(27)“以恩义”,例(32)“以仁谊”;第三,融入个人理解,如朱熹使用“辨告”多达5例,用“谆谆”“反复”“淳悉”等形容“辨告”,使之成为持续性的教诲告诫,形容师长教导后辈,拓展了“辨告”的使用情境。

王力先生曾说:“文章的古今界限是很不清楚的,写文章的人是读书人,读过书的人的脑子里,是古今词汇混杂着的。”^①个别文人重新启用某个旧词语,或出于偶然,但许多文人在一段时间里都使用,必有其缘由。“辨告”通过《汉书》重新进入宋代文人的词语储备,当与外部环境密切相关。一方面,《汉书》是重要的史部文献,中古时期较《史记》更为流行。宋人尤其重视《汉书》,北宋刘恕《〈通鉴外纪〉后序》云:“本朝去古益远,书益烦杂,学者牵于属文,专尚《西汉书》,博览者乃及《史记》《东汉书》。”^②另一方面,雕版印刷在宋代发展成熟,方便了书籍传播,阅读前代典籍变得容易,将自己的文章汇总成集的难度也降低了。

文献中不乏与“辨告”情况相似的词语。如“建白”,《汉书·霍光传》:“将军为国柱石,审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选贤而立之?”颜师古注:“立议而白之。”“建白”在《汉书》中有5例,《后汉书》中有1例,此后希见用例,而宋代涌现过百例^③。俞理明、周艳梅考察《礼记·学记》“佔毕”,指出该词直至晚唐文献才再次出现,宋以后才较多地被使用,推测“唐代以后科举兴盛,尤其宋代‘四书’作为儒家经典的核心,受到高度重视,使来自《礼记》的‘佔毕’一词又活跃起来”^④。又如《法言·修身》中

① 王力著,熊江平选编:《文言的学习》,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46页。

② [南宋]吕祖谦编:《宋文鉴》卷一三〇,齐治平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820页。

③ 《新唐书》《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都有多例“建白”,有不少出自《汉书》且其后希见用例的词语,在《新唐书》等史书中被高频使用,这可能与编修史书者对《汉书》的借鉴有关,在古文运动带来的仿古风气作用下,有意重新启用旧词语或加以改造。

④ 俞理明、周艳梅:《〈礼记·学记〉“佔毕”释义》,《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二十二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的“揅茹”，近千年悄无声息，直至宋代，士人尤其是司马光对扬雄的推崇及《法言集注》的刊行，提升了《法言》文献影响力，使“揅茹”出现在不少诗文作品中。^①

最后对“辨告”一类休眠词语的复苏规律稍作归纳：

其一，往往寄托于经典文献，文献的流行是词语重新被关注的契机。其二，唐宋时期文化繁荣，古文运动掀起复古仿古潮流，宋代雕版印刷的成熟及书籍行业的兴盛，提供了阅读和创作的双重便利，因而出现了此类休眠词语复苏的高峰期。其三，多为书面词语，有仿古色彩，没有真正融入新的语言交际系统。其四，词语在早期文献中的使用频率高低、结构语义是否明晰、适用语境是否广阔，将对复苏后的流行程度产生影响。如“辨告”，早期传世文献只有一例，词义存在模糊之处，复苏后用例仍较少。其五，“休眠词语”复苏后，其词义、语用与最初的出处有密切联系，但由于相隔久远，词义也可能发生一定变化，如“建白”维持原义，“辨告”使用情境扩大，“佔毕”从原本的名词性偏正结构被重新分析为动宾结构。此类休眠词语复苏现象值得进一步考察。

A Study of “Biangao (辨告)” and the Revival of Dormant Words

Wu Huixin

Abstract: Prior to the Song Dynasty, the term “Biangao” was exclusively found in the *Hanshu* (《汉书》) and Han bamboo slips.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se sources, this study aims to address existing issues and determine that “Biangao” is a compound word structured as a parallel double-syllable, meaning “to discern and persuade”. Furthermore, this study delves into the phenomenon of dormant words experiencing a resurgence.

Keywords: Biangao; Han bamboo slips; *Hanshu*; dormant words

① 吴慧欣、王云路：《〈法言〉“揅茹”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ISSN 1673-4580

CN 36-1285/C

九江學院學報

JOURNAL OF JIUJIANG UNIVERSITY

(社会科学版)



- 2014 年被评为全国高校优秀社科期刊, 2016 年被评为江西省第五届优秀期刊二等奖, 2018 年荣获第五届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优秀期刊, 2021 年荣获第六届江西省优秀期刊奖
- “陶渊明研究”“鄱阳湖·庐山文化研究”专栏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特色栏目、华东地区期刊优秀栏目、江西省优秀期刊栏目
-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 中国知网(CNKI)、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收录期刊
-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收录期刊

2024 2

JIUJIANG XUEYUAN XUEBAO

九江學院主办

【陶渊明研究】(139)

吴瞻泰《陶诗汇注》考述	刘 奕	01
“拟”有“向”义吗?——陶渊明《杂诗》“泛舟拟董司”再辨	吴慧欣	08
庙堂与山林:王士禛对陶渊明及其诗歌的接受	陈曾媛	12
论黄淳耀和陶诗	张金晶	18

【鄱阳湖·庐山文化研究】(68)

朱子门人蔡念成问学行止与学术思想略论	邓庆平 彭俊楠	23
江州书院历史地理时空分布	周思思	28
民国江西官办图书馆研究——以庐山图书馆为个案	段谟发 陈宏泽	36

【古代小说研究】(51)

《好逑传》《醒风流》的“互文性”探讨——兼论《好逑传》的创作年代	臧林森	41
鸿蒙初辟中的顽石与仙草——《红楼梦》开首两回艺术构思探赜	连超锋 郭 丹	48
金疮与“三气周瑜”:从医学背景考察《三国演义》中的周瑜之死	张 悦	52

【哲学·历史】

- 抗战时期农民的生存困境与抗争——以“黔东事变”为中心 龚喜林 57
- 隋代骁果与府兵在建置与布局上的差异性分析 熊伟 65

【应用型大学建设研究】

- 《审计学》课程课堂教学运用“对分课堂”教学模式研究 靳思昌 72
- 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的关键路径研究 谭光兴 肖炜煌 77
- 基于 IPA 分析的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导师制实施绩效研究 张瑾 84
- 新媒体环境下高校钢琴课程教学方法创新实践研究 杨丹 89
- 高校少数民族学生党史学习教育的现实境遇与优化路径 刘贺 匡仁相 邓婷 94

【文学·艺术】

- 小说韵文“寄生”说的学理性论辩 赵志高 100
- 从“被看”到“被听”：论爱伦·坡两篇短篇小说中的“美女之死” 周志高 谢文欣 106
- “径”与“阁”：作为髡残“潇湘”山水美学的空间符号 米文文 113

【法学·经济】

-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阶段性数据风险和治理——以 ChatGPT4 为例 陈焯 121

“拟”有“向”义吗?

——陶渊明《杂诗》“泛舟拟董司”再辨

吴慧欣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 浙江杭州 310058)

摘要:陶渊明《杂诗》中“泛舟拟董司”一句,注家多将“拟”解释为“向”,但考察所举例证,结合“拟”的词义演变情况,可以确定“拟”虽有“用(工具)指向”义,但未能发展出泛指“前往”义。“泛舟拟董司”于文意不通,而异文“沉阴拟薰麝”在版本、语义上稍胜一筹。

关键词:陶渊明;《杂诗》;异文;拟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580(2024)02-0008-(04)

DOI:10.19717/j.cnki.jjus.2024.02.002

陶渊明《杂诗十二首·其十》:

闲居执荡志,时驶不可稽。驱役无停息,轩裳逝东崖。沉阴拟薰麝,寒气激我怀。岁月有常御,我来淹已弥。慷慨忆绸缪,此情久已离。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羁。庭宇翳馀木,倏忽日月亏。

“沉阴拟薰麝”,有异文作“泛舟拟董司”。今存的宋本陶集都将“沉阴拟薰麝”置于正文,其中宋刻递修本、曾集本在“沉阴拟薰麝”句下注“一作泛舟拟董司,又作泛舟董司寒”,在“寒气激我怀”句下注“一作悲风激我怀”,苏写本注“一作泛舟董司寒,悲风激我怀”。而现今流行的逯钦立《陶渊明集》、袁行霈《陶渊明集》、龚斌《陶渊明集校笺》等陶集注本,皆取“泛舟拟董司”。宋人与今人取舍不同,其中对“拟”的理解值得注意。当代注家大都将“拟”理解为“向”。徐复云:“《玄应音义》卷十六引《字书》:‘拟,向也。’诗即用向义。”^[1]袁、龚两位皆从之,又增补若干书证。然而考察注家所举书证,结合“拟”的词义演变情况考虑,此说恐不能成立。

一、注家对“泛舟拟董司”之“拟”的理解

逯钦立注:“拟董司,‘拟’当是‘诣’之讹字。诣,去见尊长。董司,都督军事者。《晋书·

谢玄传》:‘复令臣荷戈前驱,董司戎首。’据《晋书·安帝纪》,元兴三年,刘裕伐桓玄,为使持节、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董司当指刘裕。”^[2]但“拟”“诣”在古籍中罕见相讹的情况,各本陶集俱无作“诣”的异文,改字的依据稍欠缺。

徐复云:“‘拟’非讹字。《玄应音义》卷十六引《字书》:‘拟,向也。’诗即用向义。《后汉书·周纡传》:‘皇后弟黄门郎窦笃从宫中归,夜至止奸亭,亭长霍延遮止笃,笃苍头与争,延遂拔剑拟笃,而肆置恣口。’《三国志·蜀书·费祎传》:‘值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刃拟仪,仪泣涕横集。’二‘拟’字皆谓向也。诗意亦同,改为‘诣’字,疏矣。”

袁行霈《笺注》中有:“意谓泛舟向刘裕也。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六:‘拟,向也。’原用于以武器指向某人,后向往某人某地亦可曰拟。谢灵运《石壁立招提精舍》云:‘敬拟灵鹫山,尚想祇洹轨。’萧纲《奉和登北固楼诗》:‘皇情爱历览,游陟拟崆峒。’”^[3]

龚斌《校笺》:“拟,向也。王洽《与林法师书》:‘后学迟疑,莫知所拟。’《晋书·文帝纪》:‘治兵缮甲,以拟二虜。’”^[4]

徐、袁、龚三家都将“拟”解释为“向”,

共举书证七例。事实上,这些书证涉及了“拟”的四个义项,现辨析如下:

例1: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六《僧祇戒本》“刀拟”注:“鱼理反。《字书》:‘拟,向也。’《说文》:‘拟,度也,比也。’”

“刀拟”的“刀”非真刀,而是“掌刀”。东晋佛陀跋陀罗译《摩诃僧祇律大比丘戒本》:“若比丘,瞋恨不喜掌刀拟比丘,波夜提。”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摩诃僧祇律》卷十八记载了此条戒律的渊源:“尔时六群比丘于禅坊中起,以侧掌刀拟十六群比丘,作如是言:‘我以掌刀斫堕汝面。’……佛言:‘痴人!此是恶事,恼诸梵行人而言戏乐。’……佛告诸比丘:‘依止舍卫城住者皆悉令集,以十利故与诸比丘制戒,乃至已闻者当重闻。若比丘以掌刀拟比丘者,波夜提。’”经文下文云:“掌者,手掌。刀者,手指。拟者,现打相。”唐大觉撰《四分律行事钞批》亦有解释:“侧掌刀者,举手侧掌,其形似刀。”“刀拟”即以掌为刀,做出要打的样子,六群比丘用动作、言语恐吓十六群比丘,实际没有打到对方。

例2:《后汉书·周纡传》:“皇后弟黄门郎窦笃从宫中归,夜至止奸亭,亭长霍延遮止笃,笃苍头与争,延遂拔剑拟笃,而肆詈恣口。”

例3:《三国志·蜀书·费祎传》:“值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刃拟仪,仪泣涕横集。”

王云路、方一新已说明“拟”有“向;指向;对准”义,举例颇详,其中包括例2,并指出“各例‘拟’均指用某种器具(多为兵器)对准、指向对方,有的还含有威胁义”^[5]。“刀拟”的工具是“掌刀”,在更多时候,工具是某种武器。“拔剑拟笃”与“举刃拟仪”,工具分别是“剑”和“刃”。还可能是其他武器,如“弓”,《北史·贺拔允传》:“天平元年,因与神武猎,或告允引弓拟神武,乃置于楼上饿杀之,年四十八。”

例1、例2、例3的“拟”都是“用某种器具(多为兵器)指向对方”义,这一动作带有威胁意味,是极不礼貌的。

例4:谢灵运《石壁立招提精舍》:“敬拟灵鹫山,尚想祇洹轨。”

“敬拟灵鹫山”之“拟”的意思,可参考谢

灵运的其他诗文。《过瞿溪山饭僧诗》:“望岭眷灵鹫,延心念净土。”又《山居赋》云:“钦鹿野之华苑,羨灵鹫之名山。企坚固之贞林,希庵罗之芳园。”谢灵运自注:“鹿苑,说《四真谛》处。灵鹫山,说《般若》《法华》处。坚固林,说泥洹处。庵罗园,说不思议处。今旁林苑园制苑,仿佛在昔,依然托想,虽粹容缅邈,哀音若存也。”“鹿苑”“灵鹫山”等是佛陀说法的地方,作者由自身所见景致,情思生发,追想佛门胜境,“敬拟”与“尚想”意思略同,“仿佛在昔,依然托想”即其注脚。

例5:萧纲《奉和登北固楼诗》:“皇情爱历览,游陟拟崦峒。”

萧纲《奉和登北顾楼诗》为应和梁武帝《登北顾楼》而作。《梁书·武帝纪》:“(大同十年三月)己酉,幸京口城北固楼,改名北顾。”《登北顾楼》诗曰:“歇驾止行警,廻輿暂游识。清道巡丘壑,缓步肆登陟。”“皇情爱历览,游陟拟崦峒”即萧纲对武帝诗的回应。“崦峒”是传说中的仙山,也作“空同”。《庄子·在宥》:“黄帝……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上,故往见之。”沈约《为武帝与谢朓敕》:“不获总驾崦峒,依风问道。”“游陟拟崦峒”正是说由武帝巡幸游览中所见的实景,联想到崦峒仙山。

因为二者有相似之处,故由眼前的景致产生联想,例4、例5的“拟”可理解为“比拟,类似”义。袁行霈指出“原用于以武器指向某人,后向往某人某地亦可曰拟”,但这两例中的“拟”是心之所向,而非身之向往、前往。

例6:王洽《与林法师书》:“岂可以通之不易,因广同异之说。遂令空有之谈,纷然大殊,后学迟疑,莫知所拟。”

“拟”有“效法、摹拟”义,王逸《九思》:“拟斯兮二踪,未知兮所投。”自注:“拟,则也。踪,迹也。”《与林法师书》例是说有诸多不同的学说,使后学者疑惑,不知道应该跟从、效法谁。

例7:《晋书·文帝纪》:“自定寿春已来,息役六年,治兵缮甲,以拟二虏。”

此例的“拟”是防备、抵御的意思,“息役六年,治兵缮甲”是防备的举措,“二虏”是将要应对的对象。此义中古亦常见,王云路、方一新有论及。如《宋书·柳元景传》:“虏蒲城镇主遣伪帅何难于封陵堆列三营,以拟法起。”

综上，注家所举的七例书证，皆非“前往”义的“向”，与陶诗文意不谐。

二、“拟”无“前往”义

“泛舟拟董司”之“拟”，是否有“前往”义？

“拟”的本义是“揣度”。《说文·手部》：“拟，度也。从手，疑声。”段玉裁注：“今所谓揣度也。”《易·系辞上》：“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孔颖达疏：“圣人欲言之时，必拟度之而后言也。”

揣度、推测是不断接近正确答案的过程，最终结果与实际相近而又不完全一致，核心特征义是“近似而不完全相同”，引申出“比拟、类似”义。《荀子·不苟》云：“言己之光美，拟于舜禹，参于天地，非夸诞也。”“拟于舜禹”即“可与舜禹相比”。两者相似是“拟”，一方要效法另一方，追求同样的境界，即“模仿、效法”义，如《文心雕龙·辨骚》“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

“拟”的“指向”义产生路径比较特殊。《晋书·刘迈传》：“桓玄之在江陵，甚豪横，士庶畏之过于仲堪。玄曾于仲堪厅事前戏马，以稍拟仲堪。”“稍”是一种长矛。事亦见于《资治通鉴》，元胡三省注：“拟者，举稍向之，若将刺之也。”胡注指出了“拟”这一义项的三个特征：动作需要借助工具（某种武器）；动作表现为施事者用工具指向受事者；好像要攻击，实际未攻击。“拟”的核心特征义是“近似而不完全相同”，因此能够引申出“模拟真实攻击动作而做出的假性攻击”义，具体形式就是“用工具（多为武器）指向对方”。

此义进一步发展，指军事进攻，工具从具体化的剑、弓等武器，替换为“王师”，乃至更抽象的“军威”，同样具有指向的特征。如元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于是王用大臣之言，军威所拟，靡不摧伏。”前秦苻坚《下书伐晋》：“今王师所拟，必有征无战。”《魏书·崔浩传》：“赫连定残根易摧，拟之必仆。”挥军所向处，敌人在威势下自乱阵脚、望风而逃，属夸张、溢美之辞。但除此之外，“拟”没能发展为更宽泛意义上的“指向”义，使用语境仍受限。

在“指向”义上，“指”和“拟”是近义词。“指”的本义是“手指”。《说文·手部》：“指，手指也。”用手指指向某处的动作称“指”。《诗

· 豳风·蟋蟀》：“蟋蟀在东，莫之敢指。”词义扩大，用手指以外的工具指向某处也称“指”。

从“指向”到“前往”的语义演变，“指”相较“拟”更为深入。《汉语大词典》“指”字条义项⑥“向，向目标前进”，首证引《战国策·楚策一》：“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数月而宋可举，举宋而东指，则泗上十二诸侯尽王之有已。”此义的用例颇多，如：

例8：《管子·七法》：“故攻国救邑，不恃权与之国。故所指必听，虽有权与之国，定宗庙，育男女，天下莫之能伤，然后可以有国。”

例9：《汉书·朱买臣传》：“是时，东越数反覆，买臣因言：‘……今发兵浮海，直指泉山，陈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灭也。’”

例10：《汉书·吴王刘濞传》：“吴王内以朝错为诛，外从大王后车，方洋天下，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

例11：《世说新语·豪爽》刘孝标注引《翼别传》：“于是征役三州，悉其帑实，成众五万，兼率荒附，治戎大举，直指魏、赵，军次襄阳，耀威汉北也。”

但“指”也没有真正发展为泛指义的“前往”，多限于军队进攻的语境。例10中“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连言，“向”也有此类用法。如《韩非子·饰邪》：“初时者，魏数年东向攻尽鄢、卫，数年西向以失其国。”作为位移动词，“向”“指”“拟”同样暗含向目标转移的运动趋势，由此分别从“朝向”“指向”义发展出“向目标前进”义。“向”后来进一步虚化为介词，“指”“拟”则停留于此，并没有发展出泛指的“前往”义。这应与“指”“拟”的语义色彩有关，无论是用手指指，还是用武器指，都不是礼貌的行为，因此“拟”在向“前往”义发展的过程中，使用情境受到限制。

要言之，虽然“指向”义与“前往”义之间有联系，“拟”的语义色彩使其未能发展出泛指的“前往”义。“拟”的“向，向目标前进”义受限于征战的语境，“拟”表示“用武器指向”的含义更使其具有威胁意味，显然不宜代入“泛舟拟董司”。

三、重新考量异文“沉阴拟薰麝”

我们回到对陶诗异文的抉择上来，注家对

“泛舟拟董司”之“拟”的理解显然不成立,那么,在版本上占据优势的异文“沉阴拟薰麝”是否可通?

明黄文煊《陶诗析义》卷四中云:“沉阴不破,拟薰香以敌之,庶几香烟升而阴况开乎。此中藏多少感愤。阴结而为寒,彼气愈盛,我力愈弱。”^[6]丁福保《笺注》采纳黄说,解释说:“薰香甚烈,拟薰之所以散沉阴也。”^[7]《礼记·月令》:“季春……行秋令,则天多沈阴,淫雨蚤降,兵革并起。”徐幹《室思》:“沈阴结忧愁,愁忧为谁兴。念与君相别,各在天一方。”“沉阴”则少阳、多雨、天寒,使人心生忧愁,与下句“寒气激我怀”正相对应。但将“拟薰麝”解释为“准备薰香来驱散沉阴”亦有不妥。从创作背景看,麝香是贵重品,与生活朴素的陶渊明格格不入,放在艰辛跋涉的行役诗中更显突兀。

王瑶注:“拟,似。麝,鹿类动物,它的腹部分泌出的东西叫麝香,熏之有浓香。这里薰麝指香烟弥漫。”^[8]丁、王两位选择“沉阴拟薰麝”,除了语义上的判断,还受上句“轩裳逝东崖”及组诗的上一首影响。丁笺:“轩裳逝东崖,舍舟而陆也。”王注:“轩裳,指车。上一首写舟行,这首写陆行。”我们倾向于将“拟”理解为“类似,比拟”,中古诗歌中不乏用例,如:

例 12:庾信《奉和同泰寺浮图诗》:

“轮重对月满,铎韵拟鸾声。”

例 13:鲍照《代陆平原君子有所思行》:

“筑山拟蓬壶,穿池类溟渤。”

例 14:萧纲《美女篇》:“粉光胜玉

靥,衫薄拟蝉轻。”

《诗·大雅·云汉》:“我心惮暑,忧心如熏。”鲍照《代苦热行》:“瘴气昼熏体,草露夜霑衣。”暑气如此,寒气同样迫人,天气阴沉时节,寒气萦绕于渊明周身,仿佛麝香点燃后弥漫的烟气,驱之不散。

“沉阴拟薰麝”不仅于意可通,“拟”的“类似,比拟”义用法也符合中古诗歌的习惯。版本上,“沉阴拟薰麝”更胜一筹。从语义的角度,“拟”并无“前往”义,则“泛舟拟董司”不可通。即使在文学欣赏的层面,“泛舟拟董司”也过

于写实,正如王叔岷所言:“‘沈阴拟薰麝’句嫌质拙;一作‘泛舟拟董司,又作泛舟董司寒’,则更拙劣不类陶公句矣。”^[9]此外,从异文演变的规律看,“沉阴拟薰麝”与“泛舟拟董司”在字形上有密切联系,显然不是由于作者修改产生的异文,而是传写过程中字形讹误造成的,这种形误多由繁向简变化,“薰”“董”互为异文时,往往是“薰”讹作“董”,如南朝梁刘孝绰《三日侍华光殿曲水宴诗》“薰拔三阳暮”,《初学记》中误作“董”。

综上所述,中古时期“拟”有“向”义,但实为“用工具(多为武器)指向”义,未能发展出泛指的“前往”义。陶渊明《杂诗》“泛舟拟董司”之“拟”不能理解为“向”。比较“沉阴拟薰麝”“泛舟拟董司”,前者应当更接近陶诗原貌。

参考文献:

- [1]徐复.《陶渊明集》举正[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1):2-13.
- [2]逯钦立.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121.
- [3]袁行霈,校注.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3:359.
- [4]龚斌,校笺.陶渊明集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307.
- [5]王云路,方一新.中古汉语语词例释[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288.
- [6]黄文煊,析义.陶元亮诗四卷[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别集类(影南京图书馆藏明末刻本):第三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 [7]丁福保,笺注.陶渊明诗笺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34.
- [8]王瑶,编注.陶渊明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11.
- [9]王叔岷,笺证.陶渊明诗笺证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7:429.

(责任编辑 程荣荣)

经检索《CNKI 中国知网》数据库，下述论文被《CNKI》收录。（检索时间：2024 年 12 月 26 日）

第 1 条，共 5 条

标题：“思”“想”及相关动词带谓词性宾语的考察——以先秦至南北朝语料为依据

作者：王诚(王诚);吴慧欣(吴慧欣);

来源出版物：汉语史学报 期:01 页:195-208 DOI: 出版年:2020-08-31 2020

入藏号:xgMSeljRKPMg_qXEFUIXsgM1UHjV0uMR_icN4IXwgicDsRSs4a_FfmqSUPf2Ds8q-D6AUnvawPyKneWJBSJj61uoyTORztWLHY9M12ULits!

文献类型:辑刊

地址:

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西區人文大樓古籍研究所/漢語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区西區人文大樓古籍研究所

第 2 条，共 5 条

标题：唐五代碑刻所见“百牛”词义考

作者：吴慧欣(吴慧欣);

来源出版物：汉语史学报 期:02 页:219-223 DOI: 出版年:2023-12-31 2023

入藏

号:xgMSeljRKPMg_qXEFUIXsgM1UHjV0uMR_icN4IXwgicDsRSs4a_FfmqSUPf2Ds8qcAXUqVgLuKDzhHICDoEayYuoyTORztWLHY9M12ULits!

文献类型:辑刊

地址:

第 3 条，共 5 条

标题：《宋国子监图》流传考

作者：吴慧欣(吴慧欣);

来源出版物：贵州文史丛刊 期:02 页:95-100 DOI:10.14040/j.cnki.52-1004/k.2024.02.007 出版年:2024-05-15 2024

入藏号:Pe2nFq1PBOM11SpCErZ-LwM1UHjV0uMR_icN4IXwgicDsRSs4a_FfmqSUPf2Ds8qcAXUqVgLuKDzhHICDoEayYuoyTORztWLHY9M12ULits!

文献类型:期刊

地址: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

ISSN:1000-8705

第 4 条，共 5 条

标题：“拟”有“向”义吗？——陶渊明《杂诗》“泛舟拟董司”再辨

作者：吴慧欣(吴慧欣);

来源出版物：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卷:43 期:02 页:8-11 DOI:10.19717/j.cnki.jjus.2024.02.002 出版年:2024-06-15 2024

入藏号:Pe2nFq1PBOM11SpCErZ-

LwM1UHjV0uMR_icN4IXwgic4y2lhJsr9wDI22_ERcFjzfcadGuxY09nr8L8KWKaG21iqCPJLFwH2BIC2ozHIIHgx3KAUBIVIsqcb0E8u_YkCK

文献类型:期刊

地址: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

ISSN:1673-4580

第 5 条，共 5 条

标题：方若《校碑随笔》版本考论

作者：吴慧欣(吴慧欣);

来源出版物：《天一阁文丛》第 21 辑 页:45-52 DOI:10.26914/c.cnkihy.2022.093407 出版年:2022-10-30 2022

入藏号:_G59CS0ekqIrtal0okC4OxEioDQGUyyP45GzgsBWMKX8LDGH3olE2pujvp2Jx5X9RA4v0C1HH9W72UV4Mm-2hCQliOq0kpmcoLlzCp0rpEtlz-EF2VhHIEgZ5r-96xBW

文献类型:国际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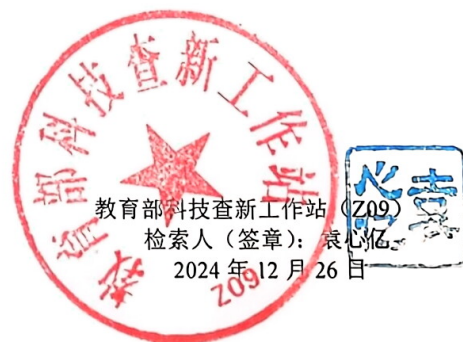
地址: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

注:

1. 以上检索结果来自 CALIS 查收查引系统。

2. 以上检索结果均得到委托人及被检索作者的确认。



经检索《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下述论文被《CSSCI》收录。（检索时间：2024年12月26日）

1.

【来源篇名】《法言》“捭茹”考
【英文篇名】An Examination of "\"Zuoru\" in Fayan
【来源作者】吴慧欣/王云路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2&ZD294)
【期刊】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一机构】浙江大学
【机构名称】[吴慧欣]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王云路]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
【第一作者】吴慧欣
【中图分类号】H131
【年代卷期】2024,54(4):100-108
【关键词】《法言》;捭茹;茹草;典故词;
【基金类别】

注:

1. 以上检索结果来自 CALIS 查收查引系统。
2. 以上检索结果均得到委托人及被检索作者的确认。

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Z09)

检索人(签章):袁心亿

2024年12月26日



经检索《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下述论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收录。（检索时间：2024年12月26日）

《法言》“捭茹”考

An Examination of "Zuoru" in Fayan

作者：吴慧欣/王云路

作者简介：吴慧欣，女，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古汉语词汇、中古文学文献研究；王云路，女，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汉语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古汉语词汇、训诂学研究（浙江杭州 310058）。

关键词：《法言》/ 捭茹/ 茹草/ 典故词 Fayan/ zuoru/ rucao/ allusion word/

原文出处：《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杭州）2024年第4期 第100-108页

复印期刊：《语言文字学》2024年10期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代汉语源流考”（22&ZD294）子课题“现代汉语词汇源流考”。

注：

以上检索结果均得到委托人及被检索作者的确认。

